

# 光致茂美，瑩潤如玉

## 宋元時期中國南方的青白瓷盛景

文/圖 靈玄

中國各地的製瓷工業在十世紀以後，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階段。北方是耀州窯系、定窯系、鈞窯系和磁州窯系的天下。南方地區，除了越窯系統外，江西的景德鎮窯則開始生產一種胎土潔白，釉色瑩潤淡雅的青白瓷作品……

### 宋元時期的青白瓷窯系

在蔣祈的《陶記》中就記載著：「江、湖、川、廣，器尚青白，出於鎮之窯者也」，而景德鎮所生產的作品，其質地「潔白不疵，故鬻於他所皆有『饒玉』之稱……」。事實上，在宋元時期，燒造青白瓷的窯廠遍佈南方各地，蔣祈在《陶記》中便提及當時在江西的臨川窯、南豐窯和閩北的建陽窯也都生產青白瓷，在市場上都是景德鎮窯的強勁對手。顯示宋元時期，中國南方各地窯口所生產青白瓷商品之間，存在著激烈銷售競爭。就半世紀以來陶瓷考古調查和發掘成果來看，我們已經在中國南方九個省分發現了宋元時期燒造青白瓷的窯址，這其中包括了江西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、廣西、廣東和四川省，這個分佈廣泛的青白瓷窯體系中，有些是專門燒製青白瓷的窯口，部分則兼燒多種釉色的窯口。此外，從全國各地遺址出土的狀況來看，南方以景德鎮為首的青白瓷窯系所生產作品，在當時行銷各地，例如我們在北方遼國契丹人的墓葬中，就發現了不少造型釉色皆屬上乘的青白瓷作品。至於海外各地所發現的中國貿易瓷中，也都曾發現景德鎮窯系青白瓷的蹤跡。

### 青白瓷別號「影青」

青白瓷，又名影青、映青、罩青，或者是隱青。其釉色介於白色和青色之間，施於素白的胎表上，釉薄處呈現透明淨白的色調，釉厚處則呈現青綠瑩潤的淡青色調，青中顯白、白中帶青、青白互間、如影隨形，故青白瓷又被稱為影青。事實上，宋元時期所燒造的青白瓷，在西元十至十三世紀並未被稱為影青，「影青」一詞的出現，要晚至清代以後，而當時的詩人墨客或文物鑑賞家們對於「影青」所指涉的對象也不盡相同，如民國初年竹園居士劉子芬在《竹園陶說》中提及，當時所出土的一些胎薄色白，微似定窯的碗碟，因其釉色微帶青色，故市肆之人稱其為「映青」，據說出自江西，應為宋代所燒製。至於晚清江浦寂園叟在《陶雅》中多次提到的「影青」，則指的都是明代永樂、宣德和萬曆時期，薄胎並且雕刻紋飾的白瓷。在許之衡《飲流齋說瓷》中描述永樂「影青」：「為一種瓷質極薄、雕暗龍花，表裏可以映見花紋，微現青色，故曰影青。」許之衡甚至更進一步區分出「影青」是薄胎瓷，而另一種「瓷質頗厚，僅能一面影出青色雕花者」則名為「隱青」，並認為「影青」和「隱青」這兩類「雕花後，微傳以青色，再加釉汁」的



作品，皆始於明代。由此可見，現代對於「影青」的稱呼，僅僅回溯至清代，就已經出現指涉對象完全不同的問題。西方的中國陶瓷研究者波西佛爵士（Sir Percival David）就曾行文指出，在二十世紀初期，由骨董商引介下傳入西方的「影青」一詞，在認定標準上，有其非科學和不確定性，並認為「青白瓷」才是較為恰當的稱謂（註一）。而相對於「影青」這個較為晚近的稱呼，則「青白瓷」更為確切地體現了宋元時代的人們對於這個瓷種的稱謂。翻開宋元時代的歷史文獻，如當時文人耐得翁《都城勝記》和吳自牧的《夢梁錄》中，在描述京城市集繁榮熱鬧的景象時，皆提到了青白瓷器

中，就有四分之一接受以中國陶瓷作為商品交易的項目，而青白瓷便是其中之一。另外，在元代隨船出海，親身遊歷各地的汪大淵，在其記述海外見聞的《島夷志略》中，也明確地指出包含青白瓷在內的中國瓷器，在各地行銷的概況（註二）。所以，在名稱上，「青白瓷」較「影青」更具有歷史的真實性，但不可諱言的是，「影青」一詞，似乎在當代陶瓷愛好者心目中，早已成為一個約定成俗的概念，似乎不必硬性將「影青」



此一稱謂予以去除。

### 宋元時期青白瓷的製作工藝

如果要明確歸納宋元青白瓷或影青的特徵，從製作工藝的角度來看，也許更能使人清楚了解。宋元時期中國南方所燒造的青白瓷，和中國北方白瓷系統的差異性，在此且將其區分為釉藥組

成、窯爐技術和燃料幾個部分來討論。從釉藥組成來看，青白瓷釉的金屬發色劑為三氧化二鐵，以景德鎮南河流域湖田窯採集的青白瓷標本為例（註三），其重量百分比含量約在0.7-1.33%之間，在良好的還原氣氛下所燒成的釉色即為淡青色調，而青白釉以草木灰和石灰入釉，故釉中的鹼土族金屬媒熔劑氧化鈣的含量高達10-16%，和元代景德鎮樞府（卵白）釉比較起來，後者釉中的鹼族金屬媒熔劑氧化鈉提高，二者釉中鈉、鈣含量互為消長，故宋元時期的青白釉為高鈣石灰釉，其釉層瑩潤而透



1

2

3

1. 南宋 青白瓷觀音坐像。  
（江蘇常州出土）
2. 宋代 青白瓷印花水注。  
（遼寧北票遼墓出土）
3. 元代 青白釉戲臺式瓷枕。  
（安徽岳西出土）

作為民生日用陶瓷，在市場上銷售的實況。此外，記錄宋元時代中國與外國貿易狀況的歷史文獻中，同樣記載了青白瓷在海外流通的狀況。曾任宋福建路市舶提舉的趙汝适，在其所著《諸蕃誌》中列舉的亞非地區五十六個國家



4  
5  
6  
7

8 9

4. 北宋 青白瓷獅形鈕蓋水注子及溫碗。  
（波士頓市立美術館 藏） 24.2(H)×16.8(W) cm  
5. 內蒙古出土之宋代青白瓷碗，底部可見墊餅支燒痕。  
（攝於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）  
6. 左：芒口覆燒青白瓷印花盤；  
右：多級盤式覆燒窯具。（吳堂海先生收藏）  
7. 台灣澎湖出土之南宋—元代青白瓷和白瓷標本。  
（福建地區燒造）

明。而元代樞府瓷則是微帶乳濁現象，是長石較多的石灰—鹼釉。這也就是為什麼二個不同時期的作品，在釉層外觀上有著顯著的不同。

在窯爐技術和燃料方面，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和北方黃河流域，長久以來，各自有著不同的技術傳統。北方以半倒焰式的馬蹄窯（饅頭窯）為主，南方則是以龍窯為主。建築在山坡地斜面的龍窯，由於坡度上昇，自然造成抽風，再加上南方以木柴為主要燃料，火焰較長，在窯爐高溫進行還原時，窯溫仍能穩定上升，可以隨意造成半缺氧的狀態以形成還原氣氛。五代以後，中國北方燒造白瓷、南方燒造青瓷均勢開始瓦解，南方也開始仿燒定窯白瓷，並且應用原本燒造還原青瓷技術傳統，燒造出帶青色的白瓷。相反的，北方使用半倒焰式馬蹄窯的諸多窯口，在北宋以後，普遍面臨山林植被砍伐殆盡的燃料危機，例如定窯在北宋以後，在木柴燃料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改採煤礬為原料，煤的火焰較短，煤灰容易累積，影響供氧量，為達快速昇溫的需求，勢必加大煙囪和改良燃燒室，增大抽風能力，以維持燃料的充分燃燒。由於使用煤做為燃料，必須要提供充分的氧氣，同時，在燃燒的過程中，也不得不面對硫化物對釉面所造成的影響，故煤窯的燒成氣氛多氧化焰或弱還原，燒造出的白瓷普遍色調偏黃（註四）。從定窯的標本化學分析來看，唐代至宋金時期的數百年間，定窯釉中的含鐵量並無顯著的變化，但釉層色調卻有明顯的改變，唐至五代的釉色白中泛青，宋金時期則為透明泛黃（註五），這和使用不同的燃料與不同的燒成氣氛有著絕對的關係。

此外，在這裡也必須要談到青白瓷作品在品質上的差異。宋元時代中國長江以南燒造青白瓷的窯廠數量龐大，其中以景德鎮地區的原料品質最高，製作技術最為優良。相對來說，其他地區較次級的窯廠，在胎土和還原氣氛的控制能力上不及前者，是意料中之事。但必須要注意的是，並不是景德鎮以外的地區，一定無法燒造出優秀的青白瓷，在宋元時期，很多景德鎮以外的南方地區窯口，就分別燒製品質不同，價位不一的青白瓷，以提高市場競爭力，如湖北武昌地區的窯廠便是其中一例。

### 支燒、覆燒，燒出陶瓷年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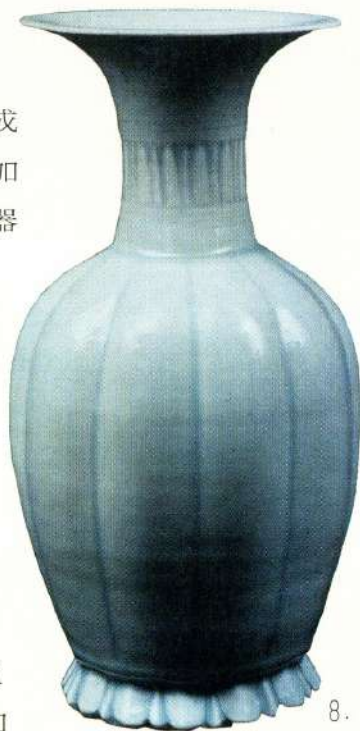
宋元時期的青白瓷作品，除了民間日用的碗、盤、

碟、鉢外，各式造型的瓶、罐、注壺、盒子和香爐等，作品種類繁多。在裝飾技法上，青白瓷利用刻劃技法和陶模印花的手法，描繪出各式不同的紋樣，再施以青白釉，燒成後，紋飾凹陷處積釉，呈現出淡青色調，增加了紋飾的立體效果。至於在碗、盤等青白瓷器的裝燒技術上，以景德鎮窯為例，北宋前期，普遍採用的是墊餅支燒的方式，由於墊餅中的鐵份含量較高，在燒製的過程中會污染坯體，所以在底部通常會留下明顯的痕跡。到了北宋晚期以後，景德鎮開始將芒口覆燒的技術，應用在青白瓷的生產上，芒口疊燒的裝窯方式，大幅提高了作品的生產量，但是由於覆燒的關係，器物口緣不免留下一圈未施釉的部分，既影響美觀又會造成使用上的不便，所以當時的芒口瓷器口緣部分多會扣上一圈金屬鑲邊。

除了多樣化的容器造型之外，其它類型陶瓷製品中，亦不乏青白瓷的優秀作品。宋元時期民間普遍使用瓷枕作為夏令寢具。在安徽所發現的元代青白瓷雕塑戲臺式瓷枕，以出檐殿堂式戲臺為枕身，頂起雲頭形枕面。枋檐裝飾勾連如意雲頭，在演出場面之間則有透雕方勝紋門板，戲臺最外圍再圍以菱形鏤空靈芝紋勾欄，側面反映出當時雜劇表演藝術的風貌。而類似造型的青白瓷作品在山西大同、江西豐城皆有發現。

至於以陶瓷燒造的神佛造像中，也有青白瓷精品。1978年在江蘇常州的一座古井中發現的一件南宋青白瓷觀音坐像，通高22.6公分，善伽趺坐於一鏤空須彌座上，觀音頭戴寶冠，起髮住阿彌陀佛，外披通肩廣袖式大衣，領口下垂，露出胸前所佩掛的繁複纓絡，內著僧祈支，面容豐腴，神態安詳端莊。本品以施釉部位的不同，表現出多樣化的色彩趣味。在外衣和須彌座的部分施以影青釉，而頭部、內衣、手足部分則無施釉，作品燒成之後，露胎部分因二次氧化而呈現微紅色，至於觀音面部露胎處則可能是預先施有白色化妝土，故胎色白淨，更勝於其他露胎部位。

中國南方以景德鎮為代表的青白瓷窯系，持續燒造時間長達三百年之久，其作品廣受當時社會



8.



9.

8. 北宋 青白瓷瓜稜瓶 (大英博物館 藏) 25.5 (H) × 12.2 (W) cm

9. 南宋 青白瓷刻花牡丹唐草紋瓶

(維多利亞與艾伯特美術館 藏) 23.9 (H) × 13.3 (W) cm

各階級的歡迎，行銷於中國南北各地，並在海外陶瓷貿易中佔有一席之地，是中國陶瓷發展史上，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。 [CA]

#### 註釋

註一：Sir Percival David Bt., "YING-CH'ING --A Plea for A Better Term." *Oriental Art*, New Series Vol. 1, 1979, pp 52-53.

註二：馮先銘，〈元以前我國瓷器銷行亞洲的考察〉，《中國古陶瓷論文集》，香港，紫禁城出版社、兩木出版社，1987年7月，頁37-44。

註三：陳顯求、陳士萍、王開泰、鍾伯強，〈湖田影青、樞府瓷的結構和影青瓷釉的SER譜〉，《中國古代陶瓷科學技術成就》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，1991年3月，頁270-283。

註四：熊海棠，《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》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1月，頁48-109。

註五：李國楨、郭演儀，〈歷代定窯白瓷的研究〉，《中國古陶瓷的研究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87年12月，頁141-148。